

蓋達爾小說集

煙中林



時代出版社



目次

林中煙

附錄

戰士·作家·布爾什維克	謝爾蓋依·米哈耳何夫作	三
關於蓋達爾	薩伊耳·馬爾沙克作	四
勇往直前的騎士	尼柯拉·鮑格達諾夫作	四
和平戰士	米哈依耳·柯托夫作	五



我的媽媽在一個新建的大工廠裏學習和工作，工廠周圍分佈着許多稠密的森林。

在我們院子的第十六號房間裏，住着一個小姑娘。她叫費尼雅。她的父親是個飛行員。

有一次，費尼雅站在院子裏望着天空，一個陌生的野孩子向她衝去，把她手裏的糖果搶走了。

這時候我坐在柴房頂上，向西面眺望，遠遠地在卡列伐河的對岸，據說，在乾涸了的泥炭沼地裏，前天起火的林子還在燃燒。

但我並沒有看到火，祇看到白茫茫的煙，它那刺鼻的味兒一直吹到我們村上，妨礙了人們昨夜的睡眠。

聽到了費尼雅訴苦的叫喊，我好像鳥鴉一樣，從柴房頂上衝下來，一把抓住野孩子的背部。他嚇得直

叫。他把已經塞進嘴裏的糖果吐了出來，用手肘將我的胸脯打了一下，飛快地逃跑了。

我叫費尼雅不要哭，非常嚴厲地禁止她把糖果從地上拾起來。因為如果誰吃了人家已經含過的糖果，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。

爲了不把東西白白糟蹋掉，我們就招呼灰毛小狗勃魯季克過來，把那塊糖塞在牠的嘴裏。起初牠嗚嗚地叫，拚命想掙脫——也許，牠以爲塞進去的是小木塊或者是石子。但當牠咬碎了它，就高興得渾身顫動起來，開始在我們腳上亂抓亂扒。

『我再向媽媽去討一塊，』費尼雅沉思地說，『不過今天媽媽在生氣，怕不會再給了。』

『當然會給，』我堅決地說。『我們一塊兒上她那兒去。我去告訴她，事情是怎樣的，她一定會可憐你的。』

於是我們手挽手向第十六號房間所在的那座巨廈走去。當我們從跳板上走過那裝置水道工人開鑿的水溝時，我緊緊地抓着費尼雅的衣領，因為那時候她還祇四歲，哦，也許是五歲，可是我早就十二歲了。

我們一直跑到最高一層，這時才看到，狡猾的勃魯季克跟在我們後面，牠喘着氣從扶梯下爬上來。

房間的門沒有關，我們剛走進去，費尼雅的媽媽就向女兒奔過來。她的面容是哭過了的。她手裏拿着一條藍圍巾和一隻皮提袋。

『你真是我的累贅，』她抱起費尼雅，嚷道。『你在哪兒弄了這一身髒，快坐下不要

動，可憐的。呃，你不來麻煩我已經夠受啦！……」

她說得很快很快。一會兒拈起濕手巾的一角，一會兒解開費尼雅繃了的圍裙。同時揩去自己臉上的淚水，看來，她急於要到什麼地方去。

「孩子，」她請求說，「你真是一個好人。你喜歡我的女兒。我從窗口全都看到。你陪費尼雅在屋裏待一會。我很忙。有機會我也會給你好處的。」

她把手按在我的肩上，但她的哭腫了的眼睛冷靜而固執地盯着我。

我沒有空，該到皮匠那兒去拿媽媽的皮鞋了，但我無法拒絕，只得答應下來，因為當人家用這樣堅決和慌張的口氣請求你一樁小事的時候，這就是說，這樁小事完全不是一件不足道的小事，而是禍患在眼前了。

「好的，媽媽，」費尼雅用手掌抹着濕的臉孔，用受了委曲的聲氣說。「可是你得給我們些好吃的東西，要不然，我們待在這兒怪悶的。」

「你們自己拿吧，」母親回答說，她把一串鑰匙丟在桌上，急忙地摟抱一下費尼雅，跑出去了。

「呀，她把櫃上的鑰匙都留下啦。真怪！」費尼雅把那串鑰匙從桌上拉下的時候嚷道。

「有什麼奇怪？」我覺得很詫異。「我們是自己人哪，又不是賊，又不是強盜。」

「我們不是強盜，」費尼雅表示同意說。「可是我在那櫃子裏拿的時候，老是一個不留心打壞了東西。前幾天我就打翻過果漿，淌得一地。」

我們各人拿到了糖果和蜜餅，把乾硬的圓圈麵包丟給小狗勃魯李克，給牠鼻子上抹些蜜糖。

我們跑到敞開的小窗口。

呀！簡直不像房子，簡直是座山。從這兒就彷彿是從陡直的山岩上看去一樣，可以看到一片片綠的草地，狹長的池子，彎彎的土坑，冬天有一個工人還在這後面打死過一隻狼。周圍都是森林，森林……

『停住，不要爬到前面去，費尼卡！』我喊道，把她從窗台上拉開。我用手掌遮住陽光，從窗口看去。

怎麼回事呀？我窗子完全不是向着卡列伐河和遠遠地在煙霧中的泥炭沼地。然而離開密林不到三公里的地方，升騰着筆直的深灰色的濃煙。火災是什麼時候和怎樣轉移到那邊去的，這我可明白了。

我回頭一看。勃魯李克躺在地板上，貪婪地在嚼費尼雅丟給牠的蜜餅，費尼雅呢，站在角落裏，用兇狠的眼睛瞪着我。

『壞東西！』她氣沖沖地說。『媽媽留你在這兒陪我玩的，可是你叫我費尼卡，還把我從窗邊拉下來。那你還是乾脆從我們屋裏走開吧！』

「費聶奇卡，」我叫她，「快跑來，看下面發生了什麼！」
下面發生的事情是這樣。

兩個騎兵在街上飛快地跑過。

約摸四十個人的隊伍，肩上擱着鐵鏈，忽忽忙忙沿了圓形的五一廣場走過基洛夫紀念像。

工廠的大門敞開着，從裏面開出五輛大卡車，車上的人擠得不能再擠了。卡車呼呼地追上步行的隊伍，在學校附近的拐角上消失了。一羣羣孩子在下面街頭上東探西望，當然，他們已經完全探聽到，完全知道了。我可要坐在這兒守着小姑娘。真糟糕！

但後來當救火車的警笛狂鳴的時候，我忍耐不住了。

「費聶奇卡，」我懇求她說，「你獨自在這裏坐一會，我到院子裏去跑一趟。」
「不行，」費尼雅拒絕說。「現在我怕。你可聽到它在叫？」

「有什麼呢，就叫就叫！這是喇叭呀，又不是狼叫！難道它會來吃掉你嗎？好吧，你別哭，我同你一塊兒到院子去。我們在那兒站一會——就回來。」

「那末門呢？」費尼雅狡猾地問。「媽媽沒有留下門上的鑰匙。我們砰的一關，鎖會扣上的，那時候怎樣辦？不，伏洛特卡，你還是坐在這兒不要走開。」

但是我坐不住。我時時刻刻奔到窗口去，大聲地抱怨費尼雅說：

『幹麼我一定要看守你？你是什麼，是牛還是馬？還是你獨自不能等你媽？別的小姑娘總是坐著等的。拿一塊什麼舊布頭，碎布條……做個洋娃娃——搖呀搖，搖呀搖。唔，不想玩舊布頭——那末坐下來畫隻象，有尾巴，有角的。』

『不成，』費尼雅固執地回答說。『如果我一個人留著，那我會開了水龍頭忘掉關。或者會把桌上整瓶墨水打翻了。瞧，有一次把炒鍋從鐵灶上弄倒了，還有一次用釘子把鎖給札住了。媽媽來了，她把鑰匙擣呀擣呀，可是門開不開。後來去叫了一位叔叔，他纔把鎖拆了。不行，』費尼雅嘆口氣說，『一個人留下很難哇。』

『倒霉鬼！』我嘆道。『誰逼你去開水龍頭，打翻墨水，碰翻炒鍋，把釘子札住鎖？要是我做你媽的話，我就拿繩鞭子狠狠的抽你一頓。』

『不好打人的，』費尼雅理直氣壯地回答說，『歡呼着衝到前間去，因為她的媽媽進來了。媽媽迅速而仔細地望了望自己的女兒。打量一下房間，顯得很疲倦的樣子倒在沙發上。』

『去洗洗臉和手，』她命令費尼雅，『汽車馬上來接我們了，我們到飛機場去，到爸爸那兒去。』

費尼雅叫了一聲，踩著了勃魯季克的爪子，她拉下鈎子上的毛巾，在地板上拖著，跑進廚房去了。

我激動得渾身熱辣辣的。離開我們工廠十五公里的飛機場，我還一次沒有去過。其至於在空軍節那天，當全體同學們都乘了大卡車到那兒去的時候，我也沒有去，因

爲事前我喝了四大杯冰冷的克伐司。耳朵幾乎聾掉，後來圍上許多熱水袋，在床上躺了三整天。

我嚥了口唾沫，戰戰兢兢地問費尼雅的母親：

『你跟費尼雅要在飛機場留好久嗎？』

『不，我們一到那邊，馬上回來。』

汗在我的額上直冒，記起了她答應給我好處，我才鼓起勇氣懇求說：

『那末，請你帶我上飛機場去。』

費尼雅的母親一句話也不回答，好像沒有聽到我的請求。她把鏡子移到自己面前，用粉團撲撲自己蒼白的臉，低聲地說着什麼，然後望着我。

大概，我的樣子很可笑，很可憐吧，因爲她輕輕微笑一下，給我拉一粒滑到肚子底下的腰帶，說：

『好，我知道你很喜歡我的女兒。如果你家裏肯放你，那就去吧。』

『他根本不喜歡我，』費尼雅擦着臉，在毛巾下，一本正經地說。『他罵我牛，還說要抽我一頓。』

『可是你先罵我，』費尼奇卡，『我吃了一驚。』後來，我不過開開玩笑吧了。我一向是保護你的呀。

『這是對的，』費尼雅用手巾起勁地擦着臉，一邊承認說。『他一向是保護我的。可是維特卡·克留柯夫祇保護過我一次。還有那些壞孩子，一次也沒有遺呢。』

我飛快地跑回家去，在院子裏碰見維特卡·克留柯夫。他氣喘吁吁地一下子告訴了我，有三個白衛軍偷偷越過了我們的邊境，就是他們放火燒森林的，他們想燒掉我們的大工廠。

出了事啦！我闖進房間，但這兒很平靜。我的媽媽坐在桌子邊，埋頭在張紙上，用小小的圓規在圖樣上畫着什麼小圈兒。

『媽，』我激動地喊道，『你在家裏？』

『當心，』媽媽回答道，『別碰桌子。』

『媽，你怎麼還坐着？你聽到白衛軍嗎？』

媽媽拿起劃綫尺，在紙上畫了一條細長的綫。

『伏洛特卡，我沒有空。唔，他們越過邊境。唔，不用我也會馬上把他們抓住的。你快到皮匠那兒去拿我的鞋子吧。』

『媽，』我懇求說。『何必現在呢？你可以讓我跟費尼雅和她媽一起上飛機場去嗎？我們一到那兒，馬上就回來的。』

『不行，』媽媽回答說。『這沒有必要。』

『媽，』我固執地繼續說。『你可記得，有一次你和爸爸不是要帶我坐汽車上伊爾庫



媽，你可以讓我跟費尼雅和她媽一起上飛機場去嗎？

特斯克去嗎？我已經都準備好了，可是又來了，一位朋友。座位不夠了，你就輕輕地要求（這時候媽媽放開圖樣，望著我），你叫我不要生氣，叫我留在家裏。我當時並沒有生氣，一聲不響的留了下來。這個你可記得？」

「是的，現在我記起來了。」

「我可以跟費尼雅坐汽車去嗎？」

「可以，」媽媽回答了，又苦惱地加上一句：「你是野人，不像人，伏洛特卡！我準備考試的時間剛剛分配好，而現在還得自己去拿鞋子。」

「媽，」我感到幸福地噙噙着，「你別捨不得……你把自己的新鞋和漂亮的衣服穿上吧。慢慢我長大了——送你一件綢披肩。」

「得啦，得啦，走吧，」媽媽微笑着。「廚房裏去包兩個肉餅子和一個白麵包。把鑰匙帶去，否則你回來——我會不在家裏。」

我很快準備好了。把那包東西塞進左邊口袋，右邊口袋裏放一管錫做的手槍，跟真的手槍一模一樣，我跑到院子去，一輛小汽車剛好開來。

費尼雅第一個跑來，勃魯季克跟在她的後面。我們大模大樣坐在柔軟的皮墊上，許多小孩兒擠在汽車周圍，都羨慕着我們。

「喂，」費尼雅斜着眼看司機，用低聲對我說：「我們把勃魯季克帶去。瞧，牠那麼跳呀蹣呀。」

「你媽會怎樣呢？」

『沒有關係。她開頭不會注意，以後我們只消說，我們自己也沒注意到。到這兒來，勃魯季克！過來呀，蓬毛小傻瓜！』

於是她抓住小狗的脖子，把牠拉進車廂，推在角落裏，用圍巾把牠遮好，多調皮的小姑娘，她一看見走近來的媽媽，就開始凝視車廂頂棚的小電燈。

汽車開出大門，轉了個彎，在鬧嚷嚷，亂哄哄的街上飛馳。颳起一陣強勁的風，煙味兒已經刺鼻了。

汽車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搖幌和顫簸着。小狗勃魯季克，從圍巾下面伸出頭來，疑慮地傾聽着馬達的軋軋聲。

吃驚的穴鳥在天空飛來飛去。牧人們生氣地用噼啪作響的鞭子驅趕着驚慌、吼叫的畜羣。一匹三條腿被縛住的馬，站在一棵孤零零的松樹邊，聳起耳朵，在空氣中嗅着。

一個乘摩托車的人在我們旁邊閃過。他的車子開得挺快，我們剛向後面小窗轉過臉去，它已經變得很小很小了；好像一隻胡蜂，或者甚而像一隻普通的蒼蠅。

我們向高聳的樹林邊緣駛去，這兒有一個拿槍的紅軍戰士阻住我們的路。

『不可以再開過去，』他警告我們，『開回去吧。』

『可以的，』司機回答說：『這是飛行員費陀謝葉夫的妻子。』

『好，』當時那個紅軍戰士說，『請你們等一等。』

他掏出哨子，吹了兩下，招呼長官出來。

我們在等待的當兒，又跑來兩個軍人，他們牽了繫着鏈條的高大的狗。這是守衛的警犬——跟羊狗 魏杰爾和柳特塔。

我就把勃魯季克舉起來，把牠塞在窗口。牠一看見那樣的怪物，就怯生生地搖擺着尾巴。但魏杰爾和柳特塔對他毫不注意。

一個不拿步槍，掛手槍的人走過來。知道了坐在汽車裏的是飛行員費陀謝葉夫的妻子，他就把手舉上帽簷，向哨兵揮揮手，放我們過去。

「媽媽，」費尼雅問道，「為什麼不可以隨便開過去，假如說了『飛行員費陀謝葉夫的妻子』，就可以呢？做費陀謝葉夫的妻子很好，對嗎？」

「住嘴，傻孩子！」母親回答說。「你胡說什麼呀，自己懂也不懂！」

發出一股潮濕的氣味兒。湖水在樹木的間隙中閃閃發亮。湖從右邊伸展開來——又長又闊的庫依初克湖。

在我們眼前展開一幅奇怪而少見的畫面。風吹着，湖中的巨浪掀起了彷彿白羊似的水花，在遠遠的對岸，樹林被熊熊的火簇燃燒着。轟隆嘩啞的聲音，隨着熾熱的空氣，甚至越過一公里的湖面，傳到這裏來。

火簇包圍着多脂的松樹針葉，霎時間向天空升騰，隨即降落地面上。它宛如陀螺低低迴旋，用長長的火舌舐着湖水。有時候樹木倒落下來，轟然一震升起黑黑的煙柱，同時颳起一陣風，把它吹散。

「夜裏有人在那邊放火，」司機憂鬱地解釋道。「否則早給警犬抓住了，可是火消滅

了腳跡，柳特塔工作就困難了。」

「哪一個引的火？」費尼雅小聲地問我。「難道這是故意放火嗎？」

「壞人，」我低低地回答。「他們想把整個土地都燒光哩。」

「他們會把土地很快燒光嗎？」

「怎麼會！你看到我們拿步槍的人嗎？很快就會把他們統統抓住。」

「會把他們統統抓住，」費尼雅附和說。「不過要快，要不日子才可怕哩。對嗎，伏

洛佳？」

「你才會覺得可怕，我可一點不怕。我爸爸打過仗，他都不怕。」

「那是爸爸呀……我也有爸爸……」

汽車駛出樹林，我們已經到了一片廣大的空地，飛機場就在這裏展開了。

費尼雅的媽媽叫我們下車，吩咐我們不要走遠，她自己向一座粗木頭建的大房子門口

走去。當她走過的時候，所有的飛行員、機械士和所有站在台階那兒的人，霎時靜下來，

都默默地招呼她。

當費尼雅和勃魯季克在汽車周圍跑着玩的時候，我就挨近人事去，從他們談話中知

道，費尼雅的父親、飛行員費陀謝葉夫，昨天晚上駕了飛機去偵察森林中火燒的區域。但

差不多已經過了一晝夜，他可還沒有回來。

這就是說，飛機發生了故障，或者強迫降落了。但在哪兒呢？如果能夠不落在森林中

火燒的區域，那就僥倖了，因為一晝夜火勢幾乎延燒了二十平方公里。

出了事啦！三個武裝匪徒越過我們的國境！『伊斯特拉』國營農場的馬夫看見他們的。

但匪徒們追上來打死了他的馬，並且把他自己的腿打傷了，因此馬夫那樣遲才趕到我們的村郊。

我忿怒而激動，揮着自己的錫手槍，在田野上跑着，直到我額頭碰着一個人的胸前的勳章，纔停了步，那個人就是跟費尼雅的媽媽一起走近汽車的高個子。

這個人用強有力的手把我擋住。看一看我的擦傷的額頭，把錫手槍從我手裏拿了過去。

我顯得很窘，漲紅了臉。

但這個人不笑，一句取笑的話也不說。他看了看，把我的手槍在自己手掌上掂了掂。拿它在皮外套的袖子上擦一擦，就很有禮貌地還給了我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就是航空大隊的政治委員。他一直送我們到汽車跟前，再一次聲明，要繼續不斷地在地面和天空找尋飛行員費陀謝葉夫。

我們乘車回家去。

已經傍晚了。覺得事情不對頭，愁悶的費尼雅靜悄悄的坐在角落裏，不再跟勃魯季克逗着玩了。後來，她倒在媽媽的膝蓋上，突然鼾睡起來。

現在我們必須愈來愈經常的把車子開慢，讓對面開來的車子過去。大卡車，軍用車很